

論人性與禽獸(三)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又曰「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公孫丑上) 孟子繼之而推演人性，認為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是因為有發自內在本性的「善」，此「善」已具有仁、義、禮、智諸德，是不假外求，亦不須教育，是本有的。人之所以看不見性善，是因為受到蒙蔽，不能尋找本心。人之所以行義，是因為內在已具有仁義之心，並不是受過仁義的教育才行仁義。孟子正氣凜然說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人性本善，我們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就是因為我們有這個「人性」。孟子指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公孫丑上)。不忍人之政就是仁政，不忍人之心是源於性善。在〈梁惠王上〉中，孟子因齊宣王放生一用作鑿鐘的牛，而指出宣王的不忍其「穀觫而就死地」就是仁者之心，具備仁者之心必定能推行仁政。孟子並解釋由個體的關懷與愛而能推演至對整個民族國家的關懷與愛，此稱為「推恩」，能推恩，治國就可「運於掌上」。這種「仁」心是人類逸出個體形軀而與他物產生共感，及於物、及於人、及於萬物、及於宇宙，憐憫、愛護、博愛、仁慈等等道德都呈現出來。

孔子的道，內存仁，外呈諸於禮，全是見之於行為表現。《論語》一書的記載沒有論及「為甚麼我們會有道德？」這一論題；而孟子紹述孔子的道統，由發現「性本善」而推演至天人合一的境界，從倫理的觀念伸述至人道之所以與天道之必然合一的理論。因此解釋了道德的必然性，即性本善和道德價值的普遍性，即仁、義、禮、智，為人類茫然若失的生命價值找到安身立命的依歸，亦為「人」與「禽獸」之別下了定義。

禽獸於生理反應只有滿足和不滿足的分別，而人類則可以濫，亦可以淡。中間涉及人對外界的判斷與良知，動物爭食不會讓，而人會；人會「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動物不會。